



桂境又一橋工

口口口居口江上游，當口江與口河之交匯處，兩河均行叢山峻嶺中，灘險流急，會合後，水流更急，水大時河寬一百二十餘公尺，深二十公尺，最低水位亦六十八公尺，深三公，黔桂公路，即於此通過。初設木船渡車，水枯車少之時，尚可勉維交通，由春徂秋，雨後水漲，水位起落，相差數丈，渡船難駛，交通阻滯。自抗戰軍興，軍運繁劇，兩岸待渡車輛，有時多至數百輛，昔之船渡，更不適用於今日矣。本處有鑒於斯，根據各種實際情形，詳為籌劃，決計建橋，乃於二十八年八月設立橋工處，惟建築條件，以人工，材料，及其運輸，為先決問題，該處地位偏僻，主要材料之供給，如洋灰，鋼梁等，須由重慶及法屬安南運來，鐵件工具，須由貴陽，柳州採購，橋面木料，來自古宜，長安，雜用木料，來自思恩，宜北，即工人棚廠之一草一竹，亦須購自數十里外；材料運輸，因是更遠至數千里。至於人工，招

第一〇五期

民國廿九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處編印

貴陽禹門路第一百三十三號門牌

本刊專供本處內外同人閱讀 (存密)

琴

標數月，均因料缺工艱，運輸困難，畏懼不前，無人投標。三項，雖極艱窘，然為適合抗戰任務起見，不顧一切困難，自鳩工備料，斟酌緩急輕重，分別使用汽車，牛車，舟楫，轉運材料，自二十八年十二月開工，晝夜趕修，至二十九年二月底，十餘公尺至二十二公尺之洋灰橋墩台六座，已告完成，同年口口日橋面及接線工程等，全部完成通車，從此黔桂往來，不憂水。回憶此數月中，遭遇困難，實不僅人工，材料及運輸而已，他如敵機之不斷侵擾，漢奸之造謠破壞，散匪之蠢動，無一不足以阻礙進行，若能尅服環境，迅速完成者，固有賴於我同仁之勇往直前，而地方人士，相助亦多。統計全橋建築費，共國幣八十七萬八千元，內橋墩，橋台約三十八萬九千元，鋼梁約四十一萬二千元，木面約一萬七千元，接線工程約四萬元，管理費約二萬元。



遊黔靈山記

虎峯居士

貴陽城之西北有黔靈山，余於庚辰七月往游焉。初上，叢樹掩蔽，僅白樹隙稍見雲影，每百餘步，輒有亭，或置神佛塑象，或植碑，皆據山徑勝處。偶

眺黔靈山的寫實。的確，黔靈山在近郊諸山中，樹木蒼鬱，林壑幽美，沒有那座山能夠和牠比美的。可惜近來「山禁」森嚴，如果我們事前沒有得到特別許可，我們是不能隨便上去的！記者以前雖有過好幾次機會，可以上去一遊，可是臨時總以別的事情牽掣，沒有如願，真是怎樣的憾事啊！

上星期日，有人提議到那兒去作野餐之舉，各人自帶食物，預備在那兒作竟日之游；去的人數很多，大半都是同事，約定在中山門外同樂社會齊，再從那兒一同出發，出城約摸不到三四里，即到山脚下，大家在××

誦碑文，知此山昔為苗民所居。名「大羅木塞」。清康熙間，始有赤松禪師，建寺於山塢，屢經興修，輪奐甚美。入寺，有寺僧邀至方丈小憩；庭中修竹脩篁，清風徐至，披襟當之，塵俗頓銷；茶罷，復上山道，旁多老松，天矯蒼勁，皆書料也。山巔有亭，懸聯語，曰：「吞吐大荒來絕頂，縱橫萬壑會孤城」；遠覽全城，廬舍參差，盡在眼底，風景殊足稱。同游者出餅餌鮮果茶漿飲啖，歌笑甚歡。既盡興而下，適聞警報，遂復稍留，至傍晚始歸。山雖不奇峻，然我輩日勞形案牘，間出門則塵沙滿面，今偷半日之閒，把臂山林，頗亦可樂，因為之記。

黔靈山李顯寫生



×休息一會，因時間很早，這時還不過八點光景。我們坐了一會，就隨着那位嚮導先生慢慢地上山；山徑築得很好，一路走着，並不吃力，並且每隔數十級，或到一轉折處，必有小亭和石欄等，可供游人們休憩。我們拾級而上，愈走愈高，同時樹木也愈見稠密。至一亭，內有「請君稍息」橫額一方，其旁有「洗鉢池」，我們便在這裏休息了一會。

野餐記樂

雲，新合作

「環筑皆山也，其西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黔靈也。」這是效慮陵先生的口吻，登本處第一宿舍樓上，遠

「行行重行行」，不覺已進寺門，進門一看，四大金剛怒目

相視，而面目與我們江南寺內所塑的並不同樣；殿宇甚爲宏大，恐怕在貴州省內很不易找到這樣的大叢林了。後來由和尚的招待，到客室內吃茶。一把圓茶壺是沒有環的，而沖了開水以後，熱得不能碰牠，須用抹布裹了方可倒茶！據同游女交說：和尚寺的茶壺都是這樣的，不知什麼緣故？走了許多路，吃茶是很需要的，所以不管茶的碎壞，大家「牛飲」一番。休息了一下，再上山，都是小路，不及方纜的石板路好走；路旁有黃色的蝴蝶，綠身子的蜻蜓，有一位同游的說，前者是梁山伯，後者是祝英台，看了牠們的顏色，口夠鮮麗，幻想牠們的故事，更覺得美妙了！

山路曲折而上，有很多松樹，真是像老龍一樣，枝幹屈曲有勁；有的頂上是禿的，已沒有了松針，更顯得老氣橫秋；還有極枝屈轉的地方，生着一個大瘤，遠看當牠鳥窠，近看原來不是。走了一陣，很覺得有一點累，幸已看見了山頂的亭子，馬上跑上去一看，不禁驚呼起來了；我們所站的地位多高啊！所有貴陽全城及貴陽一切的山，都在我們的腳底了。那一座最高的房子，就是我們的××××。那邊半山一塊白色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那裏是甲秀樓；都像小孩子一樣，紛紛指認我們熟識的地方。山的那邊，一直向東，應該是我們的故鄉！最後勝利的到來，過了幾天，可以從市邊到那邊，追想今日的游蹤了！

同游女交拿出許多珍貴的食品，那我們的野餐就開始了；有麵包，有雞蛋，有西點，有牛奶水菓，狼吞虎嚥，很暢快的吃一個飽，還有老頭子講笑話，小朋友唱歌，藝術家寫生攝影，各各盡興，幾乎不願意回去了，或者將整個兒山帶回去！一直玩了兩三個鐘頭，再回到寺內，和尚又燒了鍋巴請我們，初以爲他們的土貨，那裏及得我們自己帶來的點心，那曉得試嘗一下，其味無窮，所以一刻兒就完了。大家實在不忍立刻再回到塵俗的城市裏去，所以挨一刻是一刻，直到太陽要落山了，我們不得不也下山，很悵悵的回去。到了晚上，還是做着幽美的夢，好愉快啊！

譯電人員注意

訓令

祕字第四〇九三號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令各直轄機關（不另行文）

案奉

交通部總機滄第一六四九二號訓令開：

「案奉 軍事委員會辦滄檢三冬代電開：「據密報有少數機關之密電，發交有關機關辦理時，每將原收電紙附譯文發出，是不當將密碼公開洩漏，殊與祕密原則不合，亟應糾正；嗣後發出電文，須另紙抄送，不得將原收電紙送出，希即轉知所屬暨譯電人員嚴行遵守，以重機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遵照，轉飭所屬暨譯電人員切實遵照辦理爲要。此令」；

等因。奉此，合行令仰遵照，爲要；此令。

中國運輸公司在車河組設

六岳段代表辦事處

准中國運輸公司六岳段代表辦事處來函，中國運輸公司聘本處蕭副處長，爲該公司駐六岳段代表，並將六岳段轉運處改組爲代表辦事處，已於六月十五日在廣西南丹縣車河站成立六岳段代表辦事處，開始工作云。

運輸統制局之組織

交通部訓令

總文字第一六三八八號
民國廿九年七月十一日

令西南公路管埋處

案奉

行政院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陽字第一三二九二號訓令開：

一、案准軍事委員會本年六月十日辦制臨字第九一八號公函開：「查運輸統制局組織條例及系統表，前經本會預發施行在案。茲據呈請修正該局組織條例並擬編制表，核屬可行，經准備案。除指令外，相應抄送修正該局組織條例及編制表各一份，函請查照修正為荷；」等由。准此，除通令外，合行抄發修正條例及系統表令仰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

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抄發修正條例及系統表，令仰知照；此令。

附抄發修正組織條例及系統表各一份

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暫行組織條例

第一條 軍事委員會在抗戰期間為統制各項運輸業務及燃料並指揮各運輸機關監督其實施以應抗戰需要特設運輸統制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管左列事項

一、國內外各項公私運輸機關與運輸工具之調遣分配

第三條

二、支配進出口物資運輸之數量及程序
三、審定有關運輸之一般設施
四、解決有關運輸之爭議
五、各線路工程之考核與監督

運輸統制局設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副參謀長及左列各處

參謀長辦公室

秘書處

指揮處

監察處

財務處

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

第四條

參謀長辦公室設高級參謀專員履員若干員並指定高級參謀一員為主任秉承參謀長副參謀長之命分任研究審核局內各項工作及隨時交辦事務

第五條

秘書處區分為文書科統計科事務科掌理本局之文書人事統計及庶務事宜

第六條

指揮處區分為軍務管理組倉庫管理組驛運管理組掌理各項輸運工具之調度廠庫之設備運輸運動之宣傳大車

第七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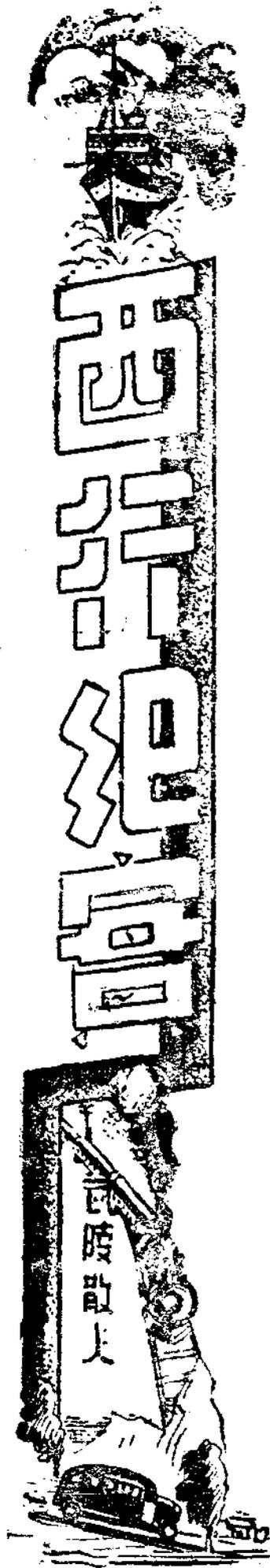
監察處區分為考核組稽查組及警衛組掌理運輸之紀律秩序路線之保安及工作考核等事宜

第八條

財務處區分為稽核會計組及出納組掌管國外運費及關稅之核算領支及轉賬事宜

第八條

關稅之核算領支及轉賬事宜



夜遊劍湖

五時餘始抵河內，投宿車站對面天然飯店，此店資格最老，設備雖已落伍，招呼尚稱周到，且沿途均有分店。略事休息，乘驢車至四川旅行社晚餐；蓋今日午餐尚未下肚，飢腸轆轆，不能再耐，該社距車站頗遠，予等事前聞人傳說，該社菜餚甚美，故往一試，人力車約一刻鐘始達，執事者多粵人，佈置整潔，菜亦可口，殿以水果，頗具歐化意味；食時聞鄰桌人云：南寧今日失守，聞之殊堪憂慮，但冀所傳之非確耳。距此不遠有一劍湖，為此地看勝之一，狀似西子湖而略小；湖旁大樹參天，濃蔭覆地，小步其上，不覺飄飄欲仙，煩暑頓滌，惜乎時在黑夜，匆匆一瞥，未窺全豹；予等環湖半匝，即驅車而返，此間市容整潔，馬路平坦，迥異海防，不愧為越南首都；而道路筆直，遙望兩端，電炬修齊如串珠；頗有上海霞飛路風味；蓋法人辦理市政，一貫之作風也。回店後，於中國旅行社（新廈落成不久亦在車站對面）餐廳，邂逅舊同事呂××君，及總領事××君，坐談甚久，悉呂君不日亦將赴渝，十時餘返店，同伴均已入睡矣。

滇越車中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晴熱，時有陣雨，昨宵蚊蚋侵擾，睡不能酣，幸在此間上車，若在海防必將脫車，（河內上午八點二十分開，海防上午五時即開，因須趕至嘉林銜接河內開出之車故也。）又海防上車，尚有一點不便，即須在嘉林換車，（為河內前一小站，如真茹與上海然。）而河內開者無須也。今日所行，為滇越路幹線六十五公里，約合一千七百餘里，均為寬僅一公尺（約三華尺）之狹軌。予等恐車中無食物，上車前各進麵一碗，並預購麵包兩打，足敷四人一日之需；食畢，從容赴站。今日起予已交卸管理之責，由姚君繼續負責，支出各費，每晚結清，團體雖小，分工合作，秩序井然。距開車半小時前，一切手續均已辦妥，此次事前學得一門檻，行李等物不十分擁擠，國人與安南人各占半攜帶三十公斤，逾限每百公斤，需納越幣十七元六角，三等倍之。）八時三十分開車，乘客尚不十分擁擠，國人與安南人各占半數，而國人中江浙口音者，幾占十分之八九。予等因昨日所得經驗，於上車前，預約同胞共坐一處，（中有西南聯大教授程××君夫婦，及卸任上海特二法院院長××君夫婦。）互談之下，始知程君之兄，與予同學，可謂巧遇。一行行李甚多，堆積如山，土人望而却步，惟安南小販往來如梭，尤以女者為多，在人叢中擠來擠去，令人生厭。此路特點有二：一為全路均係狹軌，已如上

述；二為灣道獨多，車傾側甚厲，體弱者易致暈車。據云：若乘米歇林，因速度更快，有時不免嘔吐。今日沿途風景，一片平原，全是熱帶景象，一路叢莽密林，蕉樹尤多，結實纍纍，連綿不斷，誠可謂洋洋大觀，無怪予等以越幣一角，買得巨大香蕉十五枚，詫為空前便宜，而小販暗笑予等為「西洋盤」也。又時已冬令，此地農民尚忙插秧，據稱年可三熟，土地之沃，物產之富，於此可見；大好河山，我竟於甲申之役，「西曆一八八四年」拱手讓人，清廷之昏憤顛預，實可痛心。中間僅隔一河，對面為

古趣

河口，即我滇南國境，雙方各設關卡，出境入境，旅客在此又須經過一度抽查之煩。予等投宿四川旅行社，行李卸畢，茶房來催速去領回護照，予等隨眾至一處，視其額，赫然一廉訪座「三大華字」，古趣盎然，蓋猶沿用我國舊稱

盜然

法入伏案簽字，呼吸不舒，牆上壁虎滿布，蚊蟲亦多，與海防彷彿。惟有伏處帳中，亟盼東方發白耳。此地氣候依然潮熱，房內霧氣薰蒸，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天曇，間有微雨。五時起身，天尚未明，因兩面均須檢查，需時甚多，故茶役關

混水摸魚

照，須提早赴站也。此間市面雖小，而生活甚高，予等住樓下一雙入房，設備簡陋不堪，一夜竟須越幣三元，早餐每人牛奶一杯，荷包蛋二枚，需越幣五角，辛今日起，重入國境，可不再用外幣矣。上車時，天尚昏暗，秩序異常紊亂，有人在彼節者，亦有二三兩兩散置於各車中者，更有身衣制服，乘人上車匆忙之際，半途攔截，揚言檢查，實則混水摸魚，予於籐篋中之罐頭牛肉二聽，被取出一聽，匆忙間以為數甚微，未與計較，半途攔

風景

與之，最可笑者，尚有一聽不罰，可見心懷鬼胎，慌張如畫，後悉程君亦被光顧，一罰一五角。車於天色微明時離老街站；不三分鐘又停，蓋已至河口矣。此地憲警檢查尚稱客氣，予等出示護照後，略詢數語即去，在站停約一小時半始開行。飛機；有時傍崖疾駛，下臨深淵，不可逼視；大致與我粵漢路南段風景一層巒疊翠急流澎湃一相彷彿，而雄奇偉大過之，往往前望無路，疑臨絕境，轉瞬峯迴路轉，又換一番境界。全線風景，以此段（老街開遠）為最佳；按法人經營此路，費時十載，用款一萬餘法郎，三十餘年前物價）一九一〇年，全線通車，當年施工時，因瘴氣瀰漫

最佳

至，路工死亡枕藉，故有一短枕木一條命之謔，建設不具，信然。綜觀此路工程，以隧道及橋樑兩項為最艱鉅，一山洞多，至，路工死亡枕藉，故有一短枕木一條命之謔，建設不具，信然。綜觀此路工程，以隧道及橋樑兩項為最艱鉅，一山洞多，行，無法打樁，相傳工程師築路至此，束手無策，後經一女工程師思得一法，以八字式之巨型鋼架，支於兩邊山腰，上架鐵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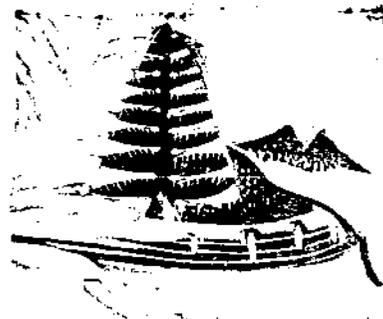
如中

謂同伴曰：「以後若再走此路，勿忘帶防毒面具」，又以同一原因，食時非常受累，蓋物未放妥，而車中已呈漆黑，無法進食，待出山洞，而物已滿塗煤灰，不能再食矣。車抵芒村時，以坡度更陡，車尾加一「車頭」，一推一引，緩緩而進。四時五十分抵蒙自，（一名碧嵐寨）站在山頂，俯瞰全城，景物如蟻，此地所產仙人掌，既大且多，高與

瓦斯

人齊，站旁路隅，一宿一飯，竟需法幣十元。（未完）

偏促一室，一宿一飯，竟需法幣十元。（未完）



花溪 繩武

黔地風光之一

我是以這樣興奮的情緒，報告花溪。

花溪是貴陽最有名的風景區，離城約有十九公里，四面是山，中間形成一個小小的盆地。那裏是平坦的原野，肥沃的稻田，中間點綴着許多斷續的小山，山上長滿着林木與野草，一切的一切，多麼幽雅，秀麗，而帶有誘惑性的情調呢。

所以，每一個人，不論住在城內的人們或是經過貴陽的旅客，總得像到蘇杭一定逛虎邱和西湖似的，去游覽這富有詩意的名勝。

因此走迷的房子，這裏，都在粉刷着，改造着，從泥土變成石磚，從破爛變成完整，隨着搬進各種不同口音避難來的高貴的太太士女們，和公務員的眷屬，很快的便告滿了，這也是誰也料不到的事情，向來被人們蔑視為死窩的城郊，如今變為風景區了。

旅館，飯店像雨後春筍，應運而生，那些陳年封存的小舖，也都都擇吉開張了，雜貨店和洋廣字號，也接踵而起，造成昔日未有的蓬勃底新氣象。

書舖只有一家「花溪書店」，事實是書攤，擺幾本江湖奇俠傳，飛英劫及些小學課本，想看文藝雜誌，比上天還難，民教館裏只有一二份的貴州報紙，刊物是寥若晨星，而且是過時貨，舊得簡直可以上古物研究院，學校裏的圖書館，也因交通的阻礙，

陳列着許多不能補充課外讀物的書籍。

因抗戰的關係，有由外省遷來的口口學校，有由貴陽遷來的「清華」和一省立女中「兩所中學，並且在不久，更有大夏大學移居在那邊。而從前所謂溫文爾雅，樞僕身體，走着八字步伐的學生，現在全變成雄糾糾的丘八，一律軍服，綁腿，走起路來，是那麼精神有勁；女中學生却不穿襪子，有很多是穿草鞋，戴着大草帽，簡單樸素，已完全洗去城中的脂粉氣了。露天的飯廳，簡陋的教室，新闢的操場，處處都表現出刻苦邁進。此外，對外的宣傳，也很努力，凡是街頭巷尾，可以使人注意的地方，都是貼滿了抗戰的標語和壁報，而且不論是本地的居民以及避難的外客，沒有一個不會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或是一把我們血和肉，拚掉敵人的頭」的一類抗戰歌曲，沒有一個不知道敵人底姦淫燒掠的暴行。這些，都歸功於這羣中學青年對當地社會貢獻的成績。

當地的民衆，也都純潔樸素，很能和自然的環境調和，大部份是業農，經商的很少，男女老幼終年在田地上辛勤耕種，自食其力，與世無爭，這真像一個亂世的「世外桃源」，可是，這幾年來，花溪已非復本來的面目了，「抗戰」使這個古香古色的社會，無論在表面上，實際上，已經過新時代的洗禮，發生激烈的變動。

交通雖不見發達，但普通工具已逐漸完備，到那裏可以坐貴州公路局交車（星期日加開上午下午兩班車），如要舒適一些，可以坐馬車或人力車，不過時間上相差要二倍以上。信件通訊，有郵局可以輸送。可惜美中不足的，是街道清潔，比較馬虎一點，雖然設有衛生所和貴州省健康委員會。

三年來的抗戰，已使整個的花溪活躍起來了。每一個到過花溪的人們，都這樣的想着，說着。